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十五

雍正二年。冬。十月。癸酉。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報吐魯番等處屯田收穫麥糜五千五百四十石有奇。奏入。得旨。部知之。

命議敘勦撫花海子功賞。郵有差。

上諭兵部曰。奮威將軍岳鍾琪具奏。副都統達鼐阿爾

什總兵黃喜林。王嵩孫繼宗。營總蘇圖等。統領大兵
窮追羅卜藏丹津。直至花海子。拿獲丹津琿台吉及
其妻子。並招撫三十三家台吉當此口外水凍草枯
之候。官兵奮勇遠行。甚屬可嘉。自大將軍以下。著從
優議敘。官兵勞苦朕甚憫之。一切馱載輜重馬駝必
多損傷。著查明免其賠補。其軍營馬匹。如有倒斃亦
令領帑購買補數。再馬兵每名賞銀八兩。步兵每名
賞銀六兩。蒙古兵有隨軍効力者。亦著奮威將軍按
其行走効力等次。應如何賞給之處。確議奏聞。

己丑。

以甘肅巡撫綽奇。爲工部尚書。仍留肅州辦理
軍務。

辛卯。

振武將軍傅爾丹。疏報烏蘭古木等處屯田。穫

麥四千一百七十石有奇。奏入。得

旨。下部知之。

乙未。

賜給厄魯特多羅郡王額駙阿寶游牧地。

阿寶奏言。自我祖顧實汗。歸誠內附。百年於今。

受

聖祖仁皇帝厚恩。安土樂業。前者。青海兄弟部內。阻兵

搆亂。上干

天討。臣等當束身同受誅滅。重荷寬宥。令安游牧。感激

莫報。乞於青海。賜臣閒曠之地居住。臣當約束

青海諸部。不敢復萌亂心。理藩院議曰。阿寶父

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和羅里。自青海來歸。封之

貝勒。阿寶襲封後。以平定西藏有功。晉封郡王。

應如王所請。有貝子丹衷。所居地甚寬濶。即令

阿寶駐牧。并令大將軍年羹堯遣官齎餉。助其移徙安插。奏入。

上從之。

增設寧夏各官。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言。寧夏駐劄滿洲兵丁處。請設一將軍。二副都統。四滿洲協領。二蒙古協領。每旗二滿洲佐領。一蒙古佐領。每佐領下一防禦。一驍騎校。八旗共撥駐防兵二千二百。又八旗應撥步兵一千二百。令監守城池倉庫。左右兩翼。增設兩防禦。管轄步兵。擇馬甲中健者。令爲前鋒。再寧夏既駐滿洲兵。應設一理事同知。奏入。

上從之。

丁酉。

封厄魯特多羅郡王和碩額駙阿寶之姪協理台吉恭格喇卜坦爲輔國公。

己亥。

上諭兵部曰。川陝進藏出口。一應用兵之處。倒斃騎馱馬匹。著悉免賠補。

十一月。庚戌。

議遣赴寧夏官兵事宜。

上命加賞銀兩有差。

八旗滿洲蒙古都統等遵

旨議奏曰。寧夏道遠。方今遣往官兵。各給車糧如例外。其驛。一站率百里。今請改八十里爲一站。駐防兵丁。各養官馬二匹。兩丁共養駱駝一隻。今兵丁既以家屬往。請增馬一匹。共給三匹。到時。仍令飼養二匹。凡給與馬。各折銀十三兩。令其自

置。由殺虎口過鄂爾多斯。進橫城口。再遣理藩院章京二人。於鄂爾多斯東西界各駐一人。禁止蒙古盜竊約束兵丁。所用口糧。約四十日自京支給二十日糧。至大同再給糧二十日。馬匹各給草束。纛旗令工部給予。礮四十位。令大將軍年羹堯辦給。明年四月分八旗爲八隊。兩日一隊啟行。奏入得旨。

旨兵丁往口外行走。收拾帳房鑼鍋等物。須得費用寬裕。馬甲每人著加銀二十兩。步甲每人著加銀十五兩賞給。

庚申。

命賞給布隆吉爾撤還滿洲蒙古。索倫官兵銀兩有差。

乙丑。

議敘平定青海及擒獲桌子山碁子山番賊功。

加大將軍年羹堯。一等男世職。

十二月辛巳。

議敘進藏軍功。

一等男兼雲騎尉明保。加一雲騎尉。授爲三等子。一等男滿色。加一雲騎尉。授爲一等男。兼雲騎尉。一等輕車都尉魯爾金。加一雲騎尉。授爲一等輕車都尉兼雲騎尉。騎都尉兼雲騎尉邁

徒。加一雲騎尉。累授爲三等輕車都尉。騎都尉博思和爾。加一雲騎尉。雲騎尉廣西五十一。並加一雲騎尉。累授爲騎都尉。副都統吳禮布。寶色。覺羅伊禮布。許國桂。侍衛納秦。營總郭柱。雙寶。四哥。貝和諾。穆爾泰。塞爾圖。蔡玉。阿爾善。西第。黑色。覺羅都什希。窩黑德。四格。物寶。來寶。茂奇塔特。阿克敦。色楞。阿蘭泰。圖閔。楊鼐。薩木哈。

顧曾什喜卜達爾扎都斯噶爾扎木巴拉色勒
木素舒木努唐吉禮永寶岳寶穆克登烏林帕
戴寶柱新泰黑雅圖托木蘇魏善三碩色章巴
什敦濟納拉錫泰偏圖並授爲雲騎尉。
授鄂賴爲一等輕車都尉。
吏部奏言理藩院侍郎鄂賴奉
旨取藏功。給與雲騎尉。鄂賴已爲一等輕車都尉。累
功當授爲一等輕車都尉奏入
上從之。

壬辰。

命以丁壽爲參贊。穆克登爲將軍。花善爲副都統。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丁壽已授爲鎮守茂岱察
罕廋爾等處地方將軍。但伊漢仗雖好。識見不足。此
處將軍。乃管束邊境初駐兵丁。且與喀爾喀一處居

住。職任緊要。著丁壽以都統銜。授爲叅贊其應補授將軍之人。爾等議派三員。再此處駐防兵內有蒙古兵丁。應派蒙古副都統管轄。爾等亦議派三員具奏

尋議曰。茂岱察罕廋爾等處將軍擬遣振武將軍傅爾丹。護軍統領覺羅佛倫歸化城都統丹津。管轄蒙古兵丁副都統。擬遣察哈爾總管哈濟噶爾達什。鑲白旗蒙古叅領諾爾布扎木素。

伏候

欽定。奏入得

旨巴里坤軍營前鋒統領穆克登。著補授鎮守茂岱察罕廋爾等處地方將軍。令其馳驛來京。理藩院侍郎花善。著授爲副都統。管轄鎮守蒙古兵丁。

雍正三年。春。正月。戊辰。

命都統查克旦往甘州。

上諭兵部曰朕前降旨甘州延信之缺著阿林前往今策妄阿喇布坦之使將到阿林不甚威重著都統查克旦前往甘州居住可賞銀二千兩令其速行料理馳驛前往

二月己巳朔

以布隆吉爾爲安西鎮設總兵官一員標下五營遊擊守備各一員千總十員把總二十員兵五千名以陝西神木副將孫繼宗爲安西總兵官

丙子

命袞泰額爾錦赴富寧安軍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穆克登已經召回副都統鄧奇章病故都統穆森年齒稍邁將軍富寧安處大臣甚少朕調袞泰來京俟其到日授爲護軍統領同

副都統額爾錦前往富寧安處。聽其指麾行走

戊寅。

命工部侍郎巴泰。內閣侍讀學士雙喜。辦理阿爾台糧餉屯田事。

己卯

以副將張成隆。協辦四川提督事。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署四川提督護軍統領納秦。不甚熟練綠旗兵丁之事。調察木多駐劄之化林副將張成隆。協同納秦辦事。察木多兵丁。著年羹堯派員前往管轄

甲申。

特賜靖逆將軍富寧安。及提督路振聲帑金。并賞給弁兵等有差。

上諭富寧安曰。軍興以來。已經數載。爾在軍前効力小

心謹慎。提督路振聲。係初次派往之人。在邊地効力已久。現今策妄阿喇布坦之事未完。又不便撤兵。若以兵丁久戍之故。即令更換。轉令伊等軍前數年勞績。有初鮮終矣。但爾等在外年久。甚屢朕懷。今特賞帑金二十萬兩。內給將軍二萬兩。提督五千兩。其餘按弁兵効力年分。以爲賞賜之等次。綠旗兵丁。向係輪班行走。伊等作何賞賜之處。爾會同路振聲商酌。所賞銀兩。著行文年羹堯。動西安庫帑。派賢能官員解送賞給。

己丑。

諭飭撫遠大將軍年羹堯。

上諭年羹堯曰。據岳鍾琪奏稱。青海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所屬部落。窮困流離。資生窘乏。親王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等所屬部落。雖稍能存活。亦

屬貧窮。爾身爲撫遠大將軍。凡西陲軍務。調發糧餉。綏輯遠人。皆爾之責。理應酌量事勢緩急。人口多寡。盡心籌畫辦理。乃僅發銀一萬兩賑濟。此諸部落流離失所之衆。豈萬金所能徧給。是知爾於諸務。皆未實盡其心矣。托克托鼐等。遭叛賊搶奪。投命來歸。全賴安插得所。俾其衣食有資。今爾既不能籌畫於未然。又不克拯濟其現在。如諸部落內。或有一二人窘急萬難自存。潛逃遠匿。竄入策妄阿喇布坦之地者。朕必重治爾罪。

癸巳。

命奮威將軍岳鍾琪等。各舉勦賊弁兵入奏。

上諭大學士等曰。進勦青海。桌子山等處兵弁。其人材可觀。技勇優長者。著將軍岳鍾琪。揀選保奏守備二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馬兵四名。總兵官黃喜林。王

嵩紀成斌宋可進孫繼宗每人保奏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馬兵四名文到限三日書名報部候旨調來引見錄用

三月辛丑

命康濟鼐兼領西藏及阿里事

上諭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曰爾欲令康濟鼐駐劄西藏所議雖是但康濟鼐居住阿里地方亦甚緊要不知康濟鼐情願與否且與阿爾布巴隆布鼐等彼此能和睦與否今令康濟鼐爲總領帶領伊屬下唐古忒往居西藏阿爾布巴等倘有不服康濟鼐孤身在彼雖欲効忠勢必不能朕意康濟鼐仍兼兩處往來行走似有裨益若令康濟鼐居住西藏伊即欲往阿里地方照管亦不可得此事極宜酌酌如以康濟鼐兩處行走爲是康濟鼐往阿里地方去後令何人居住

西藏總領辦事。著會同侍郎鄂賴詳慎妥議辦理。尋議曰康濟鼐應遵

旨於招地及阿里兩處往來。若康濟鼐往阿里。其招地事務。即令貝子阿爾布巴總理。奏入。

上從之。

乙巳。

議駐防塔拉渡川。及先密寺設官調兵事宜。

川陝總督年羹堯疏言。桌子碁子諸山。爲匪人潛匿之藪。相度形勢。惟塔拉渡川。東通莊浪。西接刀林。先密寺。四圍皆山。林木茂密。盜賊輒由此路出沒。應於塔拉渡川有水處。設一遊擊。一千總。二把總。騎兵步兵共五百人。即移凉州高古城遊擊等官。率兵駐防。先密寺請設一守備。一把總。騎兵步兵共三百人。即移高溝堡守備。

黑松堡把總率兵駐防。兵部議覆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丁未。
議打箭爐外。增汰兵丁事宜。
議政王大臣等議奏。大學士馬齊。自內捧出奏
摺一件。奉
硃批。此奏殊屬可嘉。實爲國家專心盡忠。此所奏之人
名。暫且不可明揚。朕務必加恩。著議政王大臣詳加
速議具奏。臣等遵
旨。議得條奏稱。前大將軍年羹堯所陳善後十三事。其
一言打箭爐以外。木雅等處。當增設兵六千。議
汰四川重慶川北二鎮。化林一協。及遵義諸營
兵。三千四五百人。按化林。爲打箭爐扼要關隘。
若使額兵千人。止留五百人。又分二百人。守打

箭爐。則四川之西邊。兵勢弱矣。重慶總兵官標下。額兵二千。重慶地屬四川沿大江。據湖廣荆州之上流。若汰總兵官。及兵千人。則四川東邊兵勢弱矣。至川北總兵官駐保寧。額兵二千。四川保寧。與陝西漢中。相爲犄角。若保寧總兵官。及兵千人。并汰之。則四川之北邊。兵勢弱矣。往者於兩省接壤之處。相其地勢。多設兵丁者。欲令互相聲援。且防察諸省盜賊也。應請於內地所設官兵。悉留之如故。再打箭爐。至巴塘九百里。今以內地官兵六千置邊外。何以使不侵擾打箭爐土司諸部落。及里塘巴塘之番人。至番地產青稞。不產米穀。內地官兵。習於穀食。其輓輸米粮。建造城屋。當如何。並未詳議。請仍令年羹堯確議具奏。應如條奏所請。年羹堯議汰之

川北重慶化林諸鎮及遵義協巫山達州二營經制官兵悉設立如故又年羹堯奏請打箭爐外增兵六千黃勝關外潘州等處增兵二千四百所增兵過多口外撥餉既不易或致騷擾諸番今川北等處兵汰之既不便請於所議設二處兵八千四百人減二千五百餘兵尚五千九百人亦宜酌量汰減請令年羹堯於汰減兵丁及輓運糧米建造城屋諸事分晰具奏到日再議奏入

上從之

夏四月丙子

議徙吐魯番回人等於內地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策妄阿喇布坦來求吐魯番之地曾諭將從前內附諸酋長令其遷入內地今將軍

穆克登奏言吐魯番處共有一萬餘人若但遷首領數人而不遷其所屬之人則伊等生計必致艱難且伊所屬內願移入內者不下四五千人等語朕思瓜州沙州地方甚寬亦必用人耕種若有願移者即在此居住給與一二年養贍令其耕種羅卜淖爾地方亦照吐魯番例有願移來者亦隨所部酋長一併移來不願者仍留本處著議奏尋議曰回人歸附者若更棄與策妄阿喇布坦必致擾累是以願移者衆請令來者於布隆吉爾沙州瓜州等處耕種其建置村莊養贍得所令將軍富寧安等詳議辦理再羅卜淖爾回人並水居打魚自活其中有願陸居者請如吐魯番例令其移來奏入

上從之後富寧安奏言回人願遷入內地者凡六百五十人應給與馬駝帳房等物奏入報

聞。

己卯。

遣內閣學士衆佛保副都統扎什等往準噶爾。

敕諭策妄阿喇布坦。

上諭曰前歲台吉遣使根敦陳奏情詞恭順朕實嘉之。曾遣使答諭今覽爾使博羅瑚爾噶齊奏及口奏之詞知爾仰副朕旨欲永息兵戈共修和好。與教逸民。出自誠心朕甚欣悅。顧欲修和好不可不計久遠議定疆界以杜爭端乃垂久遠之道也朕去歲遣使與爾定議疆界大概以阿爾台山嶺爲界原未實指地名今爾奏稱以唐努山陰之克木克木齊克地方爲詞又有哈噶斯地方係喀爾喀厄魯特之界哲爾格西喇呼魯蘇地方係會集之所哈濟爾地方係索林齊居住等語此爾但陳奏其故並未執意爭求應無

庸議外今姑以科卜多烏蘭古木等處言之喀爾喀
厄魯特未搆兵時原混雜住牧今喀爾喀西境直抵
阿爾台山嶺築城種地自唐努山陰之克木克木齊
克至博木地方現有築凌旺布博貝烏梁海居住今
定疆界自洪郭壘至阿爾台哈道里嶺此千里內所
有巴斯庫斯索羅斯畢汗和屯阿爾呼特阿勒坦淖
爾等處為爾疆界自哈道里以及克木之博木地方
為我疆界自哈道里以南由山嶺至額爾齊斯西邊
白烏隆古布拉罕哈卜塔克拜塔克直抵烏蘭烏蘇
羅卜淖爾噶斯地方即係沙磧應自克勒底野以南
定為我國疆界朕為元后統一寰宇爾所請可行無
不俞允豈為葛爾廢地致啟爭論不過欲明疆界永
結和好耳再爾又奏稱爾使臣貿易之人若由內地
往來途遠勞苦請由喀爾喀地方行走朕今照爾所

請。但人數不可過三百耳。嗣後惟當不渝前好。以信爲本。普濟蒼生。爾其思之。特諭。

戊子。

命議開鄂爾昆圖拉屯田。

上諭振武將軍穆克登曰。喀爾喀地方。駐兵年久。每年由京城運送軍粮。路途遙遠。一時不及。恐兵丁至於乏食。鄂爾昆圖拉一帶。甚爲寬濶。若開墾屯田。實爲永遠之計。爾會同喀爾喀將軍等。確議具奏。尋穆克登奏言。鄂爾昆一帶。尚有昔人耕種處。及故渠灌田踪跡。圖拉等處。現有大麥小麥。非不可墾之地也。但霜降早晚不一。樹穀宜否不齊。請於屯長中。擇十餘人。於明年三月。遣往耕種。俟秋收後具奏。議政王大臣等議覆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庚寅。

議敘平定西藏功。

一等子納穆扎卜。加一雲騎尉。二等子多爾濟加一雲騎尉。並累授爲一等子。三等輕車都尉卓爾和。覺羅佛保。並加一雲騎尉。累授爲二等輕車都尉。騎都尉格勒爾圖。留保。寶色。東吉納並加一雲騎尉世職。章京納孫泰德成。查代法喀席蘭泰烏雲寶。雅起納。阿爾善。代綬並授爲雲騎尉世職。故署護軍叅領傅達里。章京常綬。珠其布護軍校哲庫訥並給一雲騎尉。令其子承襲。

丙申。

議定青海諸部互市地。

奮威將軍岳鍾琪奏言。大將軍年羹堯前奏稱

每年青海與內地定於二八月貿易以那喇薩喇爲交易所經議政大臣議改令四季交易甚便按親王察罕丹津公拉察卜等諸台吉部落並居黃河之東迫近河州去松潘不遠向在河州松潘二處貿易今若定於那喇薩喇恐黃河東西兩翼蒙古所居有無不足供給不如仍於河州松潘貿易爲便河州定於土門關附近雙城堡松潘定於黃勝關之西河口二地並有城堡房屋地形寬濶水草豐好可爲永遠互市之所又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郡王塞卜騰扎爾等諸台吉部落在黃河西近西寧請移其貿易地於西寧口外丹噶爾寺至蒙古貿易悉資牲畜請於每年六月以後可毋定期聽其不時貿易則蒙古商販並獲利益議政大臣

等遵

旨議覆岳鍾琪所奏周詳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五月戊申

撤鹽池駐防兵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言臣在西寧時以邊外

克羅冲博克所屬鹽池青海蒙古部人輒運鹽

入邊貿易西寧軍民賴之臣奏設一副將駐兵

一千六百令西寧通判移駐管理鹽務現今郡

王額駙阿寶移居克羅冲博克如官兵仍駐劄

其地恐滋事應請罷臣原議其通判亦汰之怡

親王允祥等遵

旨議覆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丙辰。

諭飭年羹堯遣送輝特台吉濟克濟扎卜移牧事。

理藩院奏言。振武將軍傅爾丹咨稱輝特台吉濟克濟扎卜自西喇塔拉移牧就其族公巴濟。大將軍年羹堯遣人送之出口即還。道途勞困。人畜憊斃。乞賜軫恤。應許其與公巴濟同居。俟其屬人悉至再議編設佐領。奏入。得

旨輝特台吉濟克濟扎卜之事。年羹堯止用密摺具奏。並未報部。亦無行文與將軍傅爾丹及該扎薩克等。但交與章京一員。送至口上即回。將此多人致此勞苦。謬亂已極。著年羹堯明白回奏。

己未。

命撤巴里坤等處駐守官兵。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具奏。言辭敬

順。巴里坤等處兵丁。在外年久。將吐魯番等處駐劄兵丁。俱撤到巴里坤。會合一處。著照吐魯番烏隆吉。科舍圖等處撤兵之數撤回。再吐魯番地方。揀選能員一人。令其駐劄。候我使臣歸國。著行文將軍富寧安。撤兵時。吐魯番回人。未免怯懼。將策妄阿喇布坦。敬謹遣使。及命使臣前去。不必用兵緣由。曉諭回人。俟使臣來時。其回眾移居之處。照從前所降諭旨行。

著議奏。尋議曰。巴里坤。吐魯番。科舍圖烏隆吉四處。計兵九千八百餘。吐魯番兵中。有種地兵千人可暫留之。令副都統克什圖管轄。餘丁如巴里坤所有兵數。暫留巴里坤駐劄。餘悉撤之。奏入。得旨。克什圖年老。著留穆森一同管轄。其留駐巴里坤之大臣及統領撤兵之大臣。著將軍富寧安酌量派出

奏聞。尋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乃者策妄阿喇布坦既遣使入朝。甚屬恭順。巴里坤等處所有兵丁實無可用。應行撤回。除遵旨酌量留駐外。其吐魯番等處所有護軍。令副都統智勇薩爾禪等率回。西安前鋒。令委署副都統登德禮率回。已於八月初二日自巴里坤啟行。其各路綠旗兵丁。悉令提督路振聲率回。應請飭部。所有撤回官員兵丁據冊核明行知各旗各營管轄如故。奏入。上從之。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十六

雍正三年。六月。戊辰。

議敘駐藏官兵。

上諭兵部曰。陝西。四川。雲南進藏官兵。朕從前俱已加恩議敘。其康熙五十九年得藏之後。四川雲南兩省官兵。駐防藏內及察木多各處地方者。久著勤勞。甚屬可嘉。至今尚未議敘。爾部行文岳鍾琪。高其倬。各

將駐防官兵。查明報部。交與議政處。即行議敘。

庚午。

署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定雜谷。大小金川。沃日諸土司地界。

岳鍾琪疏言。臣遵

旨遣官到雜谷。大小金川。沃日等處。勘問諸土司搆釁狀。立界如故。人人悅服、又金川土司美同諸寨。

爲金川咽喉。前巡撫年羹堯。强判與沃日。是以讎殺累年。今仍歸之金川。以龍堡三歌地。歸沃日兩家息爭。又土司承襲。所在有司。索取陋規。輒延歲月。請立嚴限。以杜弊竇。奏入。得

旨。本朝各省土司。俱畏威懷德。甚爲恭順。間有一二梗化者。皆由地方文武大吏。調劑失宜之故。今春年羹堯奏稱。四川雜谷。及大小金川等土司。頗有不法情

狀。朕卽知此必年羹堯希冀其多事。欲借此名色得以久操大將軍之權。固留川陝總督之任耳。年羹堯若不速離川陝。則川陝必致多事。是以將年羹堯調往杭州。未幾。南坪壩之事果已安帖。茲據岳鍾琪所奏雜谷。金川。沃日等土司又已悅服彼此和輯矣。此諸土司向日皆因年羹堯辦理不公。以致互相讎殺。今岳鍾琪遵朕諭旨。辦理有方。寧番息事。殊屬可嘉。著交與該部議敘。其條奏土司襲職之處。著內閣九卿會議具奏。

已丑。

敕詰年羹堯鎮海堡軍情。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據年羹堯摺奏。鎮海堡城外之戰。我兵已將賊人殺敗。城內都統武格帶領滿兵及察哈爾兵。開城西門。尾追賊後。搶掠物件。以致賊人折

回。斫傷西安驍騎校一員。滿兵一名。察哈爾兵二名。武格首先敗回。又復衝突綠旗隊伍。致鎮海營千總與兵卒帶傷者十有餘人。其餘行事昏憒。不知羞恥。西倫圖輕浮妄言。狂吠無禮。皆軍事所最忌者。臣是以即行撤回等語。朕比時即批示令其具本參奏。隨據年羹堯奏稱都統武格西倫圖本應參劾。然臣之受恩威權太重。若再參兩都統。於臣不利。伏乞暫賜優容置之閒散之地等語。朕是以將武格西倫圖調回。令其別處効力。今據護軍參領常明奏稱。羅卜藏丹津侵犯康城邊界時。年羹堯令臣到鎮海堡送信與都統武格。武格隨帶西安滿兵一百名。察哈爾兵三百八十名。入守鎮海堡。凡四晝夜。至第五日。今陞總兵之宋可進帶西寧綠旗兵一千五百名來赴。臣與都統武格參將張家翰同率在城滿洲蒙古綠旗

兵丁六百餘名出西門向城下排列與賊戰賊即奔敗因深入賊壘交戰西安正藍旗驍騎校署參領四哥鑲藍旗披甲達三保陣亡正黃旗領催署驍騎校吳泰等五六人俱數處重傷察哈爾兵亦有陣亡及受傷者此皆世受國恩遇敵感憤報効死傷之人臣不敢隱匿謹此奏聞等語常明身在軍前所奏如此與年羹堯從前所奏逈異且年羹堯既稱武格種種失律之處彼時又不參劾及朕令其參奏又云臣威權太重不便又參兩都統夫行軍之道只論功罪之當否豈可意爲輕重且以年羹堯之擅作威福所參豈止兩都統而至此忽又懼威權太重耶觀常明所奏當日在事官兵奮力殺賊有受傷者有陣亡者深屬可憫武格等既無失律之罪則効力之官兵等應加優卹此案功罪不便含糊歸結著年羹堯明白回

奏。

秋七月。癸亥。

命優賚青海諸王。貝勒。貝子來覲者。

上諭理藩院曰。青海和碩親王察罕丹津。疏請來京。意甚懇切。今年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與察罕丹津。應輪班來京。來時。著侍郎鄂賴。各賞銀一千兩。明年郡王塞卜騰扎爾。貝勒盆蘇克旺扎爾。貝子索諾木達什。俱應輪班來京。來時。王賞銀一千兩。貝勒賞銀八百兩。貝子賞銀六百兩。

八月。乙亥。

定軍功加銜兵丁。錄用給俸之法。

兵部等衙門。遵

旨議奏曰。

皇上以立功加銜外委兵丁。匱乏可念。令臣等確議錄

用給俸之法。謹條列奏

聞。一康熙三十年以前。兵丁加銜。或多假借。毋庸送部推用。其近年以來。克取打箭爐。恢復西藏臺灣。及平定逆番。諸有功者。計四千人。應令督撫提鎮。轉下營協州縣。所有兵丁三代履歷。年貌籍貫。開載明白。各加印結造冊分送部科存貯。以杜假借。一前者議敘功冊中。或多狥私濫入。應

敕督撫提鎮。令領兵將校。及同事在職各官出具功績有無印結送部。以杜冒濫。一以功加遊擊都司銜者。歸於雙月推用如例。其加守備班。向已汰去。現今加守備者。幾至二千餘人。請於雙月單月。增設功加守備一班。一各省把總缺三人。以加銜者一人補用。如缺二人。仍於所在兵丁拔補。一向者立功授劄後。悉令除所支糧。

或無生業以致窮困失所。嗣後未得補用者。悉令督撫提鎮收置標下。其給糧兵丁等。勤慎者。則以外委把總銜給之。老病者。奏給半餉終其身。一實在立功同役同銜者。再令督撫提鎮考驗。分三等。送部引見。分別補用。以杜奔競請托之弊。如此。則立功加銜者。錄用有日。咸荷

聖恩矣。奏入。

上從之。

丁亥。

青海固山貝子策零敦多卜卒。以其子丹巴襲爵。

九月丙申。

川陝總督岳鍾琪奏請陛

見。

允之。以西安巡撫圖理琛署理總督事務。尋加岳鍾琪兵部尚書銜。

庚戌。

領侍衛內大臣公傅爾丹奏率京兵還。

傅爾丹奏言。振武將軍印信。已交代將軍穆克登。其喀喇沁土默特兵。令協理旗務塔布囊沙津達賴台吉塞楞拉什領之。歸化城土默特兵令叅領常保佐領三都布綽斯希領之。各還所在。臣由鄂勒錐圖郭勒啓行。率京城官兵赴京。奏入。報聞。

壬子。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報塔勒納沁等處屯田。收

穫青稞八千九百三十二石有奇。奏入。得

旨。下部知之。

冬。十月。己巳。

命賞賚進藏官兵。

上諭內閣曰。四川提督周瑛。從前領兵進藏時。正值天氣寒冷。又當匆遽之際。弁兵甚屬勤勞。朕心深爲軫念。周瑛回至四川之日。著巡撫王景灝。動支司庫銀一萬兩。交與周瑛。將隨往進藏。及察木多効力之弁兵等。按其勞績。分別等次。遍行賞賚。俾遠征奮力之人。得霑恩賜。

戊寅。

議設鳥鎗隊長。

前鋒統領鄂善奏言。請於前鋒兵丁中。以其半爲鳥鎗前鋒。八旗各擇能者四人管轄。如副護

軍校例。給與藍翎。令爲鳥鎗前鋒之長。奏入。得
旨。前鋒等偵探信息。伺捉賊人。恐携帶鳥鎗。有不便之
處。著八旗都統等。會同前鋒統領。護軍統領議奏。尋
議曰。鳥鎗爲軍中利器。凡行伺捉賊人。不得帶。
平時令之演習。無所不便。可令前鋒中半習鳥
鎗。擇能管轄者四人。爲隊長演習。暇時。仍令前
鋒統領。叅領。侍衛等。訓練騎射。不得生疎奏入。
上從之。
辛巳。
命給喀爾喀上三旗旗纛。
喀爾喀副將軍多羅郡王和碩額駙策凌等奏
言。喀爾喀三部兵。舊分隸八旗。今蒙
恩許隸上三旗。乞下工部。令製鑲黃旗纛六十桿。腰旗
六百桿。給丹津多爾濟軍。正黃旗纛四十二桿。

腰旗四百桿給策凌軍。正白旗纛三十桿。腰旗三百桿給博貝軍。理藩院遵旨議覆。如所請。其舊有八旗旗纛令交將軍穆克登收貯奏入。

上從之。

庚寅。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報吐魯番等處屯田收穫麥麨六千九十石有奇。奏入得旨。下部知之。

十一月乙未。

正中甸里塘巴塘諸地疆界。

川陝總督岳鍾琪奏言。打箭爐界外。里塘巴塘川陝總督岳鍾琪奏言。打箭爐界外。里塘巴塘乍丫。察木多。雲南之中甸。察木多以外。魯隆宗。雜咔。坐爾剛。桑噶。吹宗。衮卓諸部落。悉非達賴

喇嘛所屬但魯隆宗去打箭爐甚遠若歸併內地遙制不便請以凡屬內地土司所轄中甸里塘巴塘及沿近得爾格特瓦舒霍耳等處並爲內地其頭目給以土司官銜令其管轄其魯隆宗諸部落請給予達賴喇嘛管理特遣大臣往西藏宣諭又康濟鼐阿爾布巴既封貝子管理西藏事務請令康濟鼐總理以阿爾布巴副之

敕諭曉諭唐古忒部人衆悉聽二人約束庶無擾亂之患

須給

至前者年羹堯請於噶達設總兵官駐劄若以

魯隆宗諸部給達賴喇嘛則噶達所設總兵官

可罷之議政王大臣議奏如所請奏入得

旨畫定內地疆界給與達賴喇嘛地方曉諭番人之事

著遣副都統宗室鄂齊學士班第扎薩克大喇嘛格

勒克綽爾濟前往。會同提督周瑛詳細辦理。尋岳鍾
琪奏言。巴塘爲打箭爐門戶。舊隸四川省中甸
地近雲南。舊隸雲南省。其巴塘所屬本咱爾。祁
宗拉。普維西等處。偪近中甸。與雲南汛防地界
錯接。總會於阿墩子。實中甸之門戶。請改隸雲
南省管轄。設官防汛。與四川之里塘。打箭爐相
犄角。足以各收臂指控制番民矣。議政王大臣
等議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雍正四年春正月甲午。

命隆科多往阿爾台嶺等處協定邊界。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隆科多深負朕恩。種種罪惡。應
置重典。但伊辦事之才。尚屬可用。現今與策妄阿喇
布坦。將阿爾台嶺定爲邊界之事。甚屬緊要。差往彼

處官員。計已將回。應預爲詳審地勢。明晰定議。今已派出額駙策凌。貝勒博貝。散秩大臣伯四格。護軍統領喀爾吉善前去。著隆科多。一並同往。至阿爾台嶺。再由洪郭羅。東至楚庫拜牲地方。詳察地勢。公同定議具奏。再由楚庫拜牲之東。額爾古納。以至黑龍江之源。舊定邊界。亦未清晰。俟阿爾台嶺事竣。隆科多即從彼處前往楚庫拜牲。將此等地方。亦詳審定議。

現今俄羅斯國。爲定邊界之故。差使前來。隆科多候伊使臣到日。即將定邊界之處。會同議結。此事隆科多非不能辦者。伊若實心任事。思蓋前愆。朕必寬宥其罪。若心懷叵測。思欲僨事。所定邊界。不合機宜。於策妄阿喇布坦。俄羅斯地方生事。朕必將伊治罪。

二月。辛未。

賞給青海親王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等帑金。

理藩院以察罕丹津等起程還部日期入奏得
旨察罕丹津等既欲於十一日起程著初十日至圓明
園陛見伊等俱因青海之亂被賊搶掠此時回去恐
牲口盤費不足著將內庫銀各賞給一千兩
甲戌
命編分厄魯特郡王貝勒等佐領
理藩院奏言厄魯特多羅郡王額駙策凌旺布
多羅貝勒塞卜騰旺布貝子茂海等乞一體編
分佐領應遣官前往辦理奏入得
旨此係編分佐領之事甚屬緊要應遣大臣前往今散
秩大臣伯四格等往定阿爾台山邊界事竣之日即
著四格從彼處前往會同副都統花善詳議編分尋
議曰郡王策凌旺布貝勒塞卜騰旺布貝子茂
海俱授爲扎薩克其所屬厄魯特可編置四佐

領。奏入。

上從之。

乙亥。

議開察罕托輝河渠。

公舅舅隆科多等奏言。臣等到寧夏阿拉善山前相視。自察罕托輝。至石嘴子一百里。其野廣平。土脈肥潤。籽種易生。其地性較暖。可引水。如西河。六羊河。並古渠。大溝黑龍口。倒流河。新河。黃泥河。董家河。悉前人引水分水故道。以年久多淤塞。然形跡尚存。今若更修建渠壩。及放水閘。其兩岸可以墾田萬頃。又據甘肅巡撫石文焯等奏言。寧夏東北五十里曰察罕托輝。其地南北延袤百餘里。東西廣四五十里。或二三十里。東界黃河。西至西河。地平衍。可開墾。自鄂爾

多斯遷後十餘年。民間有私墾者。若令開渠。通水。築堤建閘。以時啟閉。用資灌溉。則曠土可盡爲沃壤。今相度地勢。自雙廟墩至六羊河。可百餘里。請倣漢唐諸渠法。開渠一道。建正閘一。攩水閘。稍閘各一。迎水湃一。又六羊河口近黃河處。亦建正閘。攩水閘。稍閘各一。以資蓄洩。又自上泗墩至六羊河岸。東距黃河五里許。築堤一道。約長百里。可以永禦黃水。墾田六十餘萬畝。議政王大臣等議覆曰。察罕托輝。自漢及唐爲靈州地。當時廣置屯田。元至元間。置屯田萬戶所。明時。套夷渡河而西。侵據內地。葫蘆河之東。居民不得耕種。實始棄之。我

朝德化廣被。諸番臣服。鄂爾多斯。移歸套內。以河爲界。察罕托輝地。久隸版圖。按寧夏衛志。漢唐

二渠之支流。有百家良田。滿達拉等渠。舊在察罕托輝左右。若倣其遺跡。開渠建閘。甚善。但隆吉爾相視地勢。請以隆科多石文焯奏摺並地圖。令大理寺卿通智齎往。同岳鍾琪至察罕托輝等處。照圖驗實。核議具奏。奏入。

上從之。

臣等謹案。黃河自西極數千里。始入中國。龍門下流。波勢奔怒。往往爲患。然寧夏之西。自昔阻河溉渠。漢唐以來。號稱沃野。史記載武帝時。朔方河西。並引河及川谷水溉田。後漢永建中。以虞詡言。激河浚渠爲屯田。唐時曾開濬之。爲二渠。元置屯田萬戶所。今察罕托

輝漢唐二渠之支流。踪跡具在也。自明中葉。
始棄之邊外。居民不得就耕其地。
國家威德無外。式廓版章。
世宗憲皇帝特命大臣齎地圖到阿拉善山前。相度泉
流。求復故道。發帑金於河西牧場之地。經
理朔濬。開惠農及昌潤二渠。溉田數十萬頃。
爲萬世利賴。我

皇上蕩平絕域。西域諸部。盡隸中土。自是烏魯木齊
以外。至葉爾羌。喀什噶爾。屯耕以次舉行。荷
鍤成雲。決渠降雨。遠至星宿之源。穮蔉相望。
荒陬並登樂利。一統無外之
鴻規。夫豈漢唐諸代所可倫比者哉。

三月。辛丑。

命撥兵駐劄唐努山特斯等處。并

賞諭烏梁海。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據遣往策妄阿喇布坦處衆佛保等奏稱策妄阿喇布坦。以克木克木齊克。烏梁海地方。原係伊所屬。被丹津喇卜坦侵佔。仍欲得此地方等語。今不令策妄阿喇布坦來使入內地。即於巴里坤地方遣回。恐策妄阿喇布坦。乘此時發兵侵擾克木克木齊克。烏梁海。現今我滿洲蒙古兵丁。在茂

岱察罕廋爾扎克拜達里克駐劄。著前鋒統領丁壽帶滿洲兵五百名。蒙古兵五百名。副將軍貝勒博貝帶喀爾喀兵一千名。前往唐努山前之特斯等形勝地方駐劄。於克木克木齊克居住之策凌旺布。烏梁海居住之博貝處。不時偵探。若策妄阿喇布坦侵犯烏梁海等處。賊兵若少。即襲擊之。如賊勢衆斷不可輕進。著將軍穆克登。副將軍丹津多爾濟。策凌。博貝

等。應於何處防守預備。定議奏聞。尋又
諭理藩院曰。昨爲烏梁海人等。特降諭旨。發兵駐防。朕
復詳思。克木克木齊克地方之烏梁海人等。俱係策
凌旺布博貝屬下。其來歸之和羅勒貝等。現交博貝
撫綏存恤。居之公所。此等人。向在喀爾喀邊外樹內
打牲爲生。與準噶爾所屬之烏梁海接壤。又與俄羅
斯連界。必當輕徭薄賦。俾伊等生計饒裕。乃爲有益。

此等人。素無知識。萬一策妄阿喇布坦設計哄誘。或
興兵搶掠。雖地屬彈丸。人極愚賤。而倘被侵犯。即與
蒙古王貝勒之部落一體。豈可置之不問。觀策妄阿
喇布坦奏章。其意於烏梁海每飯不忘。將來未必無
乘間侵犯之事。今茲夏月。我師現在特斯等處游牧。
朕欲乘此遣大臣一員。攜帶布帛茶葉等物。同王策
凌旺布貝勒博貝。或親至克木克木齊克地方。或於

附近烏梁海之唐努特斯等處。齊集伊等爲首之人。分別賞賜。明示朕意。曰。皇帝軫念爾等民生。特命前來傳旨曉諭爾烏梁海人。世居樹內。以打牲爲生。遇力强者。卽爲納賦。由來舊矣。今爾等既納貢賦於蒙古王貝勒等。卽爲朕之屬國。所居與俄羅斯準噶爾邊界甚近。據今差往準噶爾使臣回奏。策妄阿喇布坦云。克木克木齊克地方之烏梁海人等。向俱爲伊之屬下。甚恨爾等。皇帝恐爾等受伊侵害。故特遣大臣傳諭預爲防備。且施恩賞賜爾等。嗣後遠設營哨。盡心防禦。策妄阿喇布坦所屬之烏梁海與爾等接壤。宜不時探察。再俄羅斯亦與爾等甚近。倘伊國人等侵爾邊界。造屋種地。立卽報知汛地。轉報將軍。卽使策妄阿喇布坦侵害爾等。將軍早聞。便可發兵救助。倘策妄阿喇布坦兵多事起倉猝。爾等力不能當。

即攜帶妻孥牲畜暫移人內邊游牧。若賊兵無多。爾等酌量已力。可以殄滅。即殄滅之。與其畏不設備。致策妄阿喇布坦。忽來見侵。劫掠牲畜。殺傷人民。何如早備之爲善也。皇帝又軫念爾等生計。特命爾主王貝勒等減爾貢賦。將所減之數。皇帝動支國帑賞賚爾主。期於爾等生計有益。爾等誠能感戴國恩。恪遵訓旨。固守地方。探察詳報。朝廷恩賚。自必有加無已等語。策凌旺布博貝同命往大臣。如此詳悉曉諭伊等。再於伊等中揀選老成服衆之人。作爲首領。令其守望相助。其遇有緊急事務作何知會傳報之處。亦著詳細定議開示伊等。伊等果能深知利害。感佩恩澤。則必輸誠効力。從此邊圍益固矣。

夏四月丁卯。

命議敘喀爾喀汪旺扎爾多爾濟等。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前議於鄂爾昆圖拉地方種地時。曾有人奏稱喀爾喀人等未必情願。朕思喀爾喀地方原被噶爾丹抄掠。窮困已極。我皇考聖祖施恩收養。各按伊等品級封爲汗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加以重恩。令食俸祿。數年間遂致充裕。安居原游牧地方。今復安插戍兵。令其種地。亦係特爲喀爾喀護庇久遠之計。伊等聞之。定各欣喜。有何不願之處。朕曾降此諭旨。今圖謝圖汗旺扎爾多爾濟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等。感戴爲伊等安插兵丁之恩。復因先於額爾得尼招地方開種地畝。穀不甚長。遣人從俄羅斯處尋得與伊地方相宜之穀實。請令按時耕種。又情願幫助耕種之人口糧等因具奏。與朕前旨相符。喀爾喀汗旺扎爾多爾濟王丹津多爾濟等。實係感激深恩。爲國家竭誠効力之人。殊屬

可嘉。著交與理藩院議敘。

癸酉。

撒巴里坤吐魯番官兵。撥安西兵駐劄哈密。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據差往策妄阿喇布坦處衆佛保等奏稱。臣等與策妄阿喇布坦議定疆界。仍欲以索勒畢嶺至唐努山陰之喀喇巴爾楚克山爲界等語。其事暫且不能完結。朕思巴里坤吐魯番之兵丁。

理應撤回。著議奏。尋議曰。策妄阿喇布坦恬惡不悛。輒敢要求定界。乃自取滅亡也。

皇上愛恤軍士。以出征年久。令撤巴里坤吐魯番兵。應悉撤之。但撤兵後。賊或來哈密盜竊馬匹牲畜。亦未可定。今哈密駐兵止五百人。請更於安西撥兵五百。遣副將遊擊各一人。管轄駐劄。務遠斥堠。嚴汛防。俟哈密築城既畢。其兵五百仍撤

回安西。將軍富寧安前有
旨令其陛
見。即令率所撤兵來京。又甘州有京城滿洲兵三百。亦
令都統查克旦率之還。并撤所設軍站。其自嘉
峪關以至安西沙州哈密。應留軍站。以備遞送。
奏入。
上從之。

五月壬辰。
飭諭川陝總督岳鍾琪。
岳鍾琪疏言寧夏駐防滿漢兵丁糧餉。請分別
折給。奏入。得
旨從來滿洲兵丁。性情質樸。奉公守法。不知爭論財物
自圖便利。亦未聞於該管上司前有控告錢糧等事。
昔年福州漢軍駐防兵丁。因爭競馬乾錢糧。

聖祖仁皇帝將爲首之人重懲。附和之人。分別治罪。蓋恐其漸成惡習。故用法以儆將來也。每見旗人爲上司。往往袒護旗人。亦有故意刻待旗人。袒護漢人。亦有故意刻示公者。漢人爲上司。又往往袒護漢人。以待漢人。袒護旗人。以示公者。此皆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朕君臨天下。一視同仁。惟期事事公平。不肯稍有偏向。如滿洲駐防兵丁。其所得錢糧馬乾等項。較綠旗兵丁爲多。此非厚待旗人也。蓋綠旗兵丁係土著之人。經營度日。稍覺容易。滿洲兵丁於錢糧之外。無所資藉。故特加恩惠。以養贍之。旗兵既有多得錢糧之處。則不應復占綠旗之分例。今岳鍾琪奏據鍾保詳稱寧夏滿兵初到。採買米石草束實難。請將夏朔二縣實徵草束并額徵一萬五千石之米。盡給滿兵。以折價給與綠旗兵丁。此奏甚屬錯謬。若云折價足

敷採買之用。則綠旗可以採買。滿兵卽可以採買。且地方官亦可以採買矣。若云折價不敷。則滿兵不敷。綠旗兵亦卽不敷矣。兵丁同爲朝廷豢養之人。滿洲素性尚義輕財。豈肯奪綠旗兵丁之利以自便其私乎。據云詢問綠旗兵丁。亦欣然樂從。凡辦事祇論理之當行與否。若於理當行。豈因綠旗兵丁不願而遂停止乎。若於理不當行。卽綠旗兵丁情願。固屬可嘉。獨不計及滿洲兵丁之顏面乎。又稱所需白米每石以一兩五錢折價。爲數無幾等語。國家有一定之經費。若屬應用。則數千數萬亦不爲多。若不應用。則一絲一粟亦宜察核。豈有因數目不多而遂可任意增添乎。況爲數不過七百餘金。卽將此分與三千人衆。爲利幾何。而令滿兵徒受與國家較量錙銖之名乎。鍾保身爲藩司。料理軍餉。乃其專責。滿洲兵丁所需

米石草束。著交與鍾保管理。採買散給。不得稍有虧缺。若借端貼累地方。朕必加重處。俟辦理數年。兵丁住久熟習之後。再行奏聞。令兵丁各自採買。

冬。十月。甲子。

賞賚擒賊蒙古兵。

理藩院遵

旨議覆曰。蒙古官兵。於布拉罕。布魯爾二路。襲擊策妄阿喇布坦邊界。擒殺賊衆。應請分別賞給銀幣。

奏入。

上從之。

十一月。乙未。

命封靖逆將軍富寧安。世襲侯爵。

靖逆將軍富寧安。自軍營來京。率將士陛見。

上諭曰。富寧安在軍前多年。約束兵丁。辦理事務。俱井井有條。而且行止端方廉潔。此數年以來。領兵之將軍等。聲名未有出其右者。其於我皇考之寄任實心奮勉。不負任使。朕實嘉愛。今朕代皇考推恩。特行旌賞。封富寧安世襲侯爵。爾諸大臣。果能以品行聲名爲念。於國家公務。一意抒誠。勉盡人臣効忠之道。豈惟主上嘉愛。卽上天亦必慈佑。報之以福矣。